

黃蒙拉重遇帕格尼尼

訪問黃蒙拉前，忍不住翻看6、7年前的訪問文章。那時的黃蒙拉，是新鮮出爐的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賽金獎得主，也是炙手可熱的80後小提琴新星。記者們喜歡形容他琴技超群，是典型的炫技派，說他個性張揚、自我，儼然一個「小帕格尼尼」。那時的他，聊起音樂總有些彘扭，倒是一說起讀書、觀星、旅行就興奮得不行。當時有記者問他，對未來有甚麼想像和目標，他說出一個模模糊糊的答案，好像連會不會一直拉小提琴都不太確定。

訪問當天，黃蒙拉一身黑衣，說話不知有多成熟穩重，哪裡有半分「張揚」的影子，剛做了父親沒多久的他，連說起這個生活轉變語氣也是閒閒：「很多人都覺得一下會有很大責任，我卻覺得男孩子一直都是要負責任的，所以反而沒有感覺太大的改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 瑋

「從本質上來說，我的個性不會有太大改變，我其實是一個蠻宿命論的人，所以總是覺得該發生的總要發生，但是比起以前多了一個信念。以前不確定究竟是要往哪個方向發展，現在知道就是拉小提琴。以前會覺得人生好可惜，就活這麼一次，但是似乎就做這麼一件事情，有些太可惜。每天練琴5、6個小時，每天如此，覺得一輩子練琴就這麼過去了，就覺得似乎不滿足，想要做些別的。最近幾年慢慢看開很多，一輩子能做好這件事情就很好。」黃蒙拉說。

黃蒙拉1980年出生於上海，與許多中國小孩一樣，因為父母的要求而走上學琴之路。「如果現在讓我倒回去看，我覺得自己沒甚麼天份，但當時覺得自己很有天份哦，小時候過於自信，總覺得自己是拉得很好的。但是學得更多後，就越來越不滿足，也越來越懷疑自己。」學琴的過程辛苦又孤獨，一個不情願的小孩子怎麼堅持得下去？黃蒙拉笑說自己才是「棍棒之下孝子」，父母的嚴格要求讓他無從反抗。「也是個性，我不是一個特別愛反抗的人，就默默忍受，後來就習慣了。」他說，直到16、17歲時自己才真的對小提琴有了興趣，練起琴來才沒有那麼「痛苦」。「我一直和很多朋友說，小提琴可能是我知道的行業中最難的一個行業。首先你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掌握樂器的演奏方式，學了20年都不敢說已經完全掌握了演奏的方式，20年啊，一個人能有多少個20年？而即使你掌握了技能，還要表現音樂，你才剛學會使用一個工具來表現音樂，才剛入門呢。這個工作相當地漫長、艱難。」

我和帕格尼尼不一樣

讓黃蒙拉被貼上「炫技派」標籤的，是2002年的第49屆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他不僅奪得金獎，還同時獲得了這屆比賽中的帕格尼尼隨想曲演奏獎和紀念馬里奧羅明內里獎。

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是18世紀傳奇的意大利小提琴家，相傳他手掌可以橫跨3個8度4條絃線，所作的樂曲，當時除了他自己之外無人能奏。甚至有傳說說他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以換得這身神乎其神的高超技巧。

贏得比賽的黃蒙拉被標籤，十分正常，他卻連擺手：

「其實我一直不喜歡炫技性的東西，這是一個誤讀。帕格尼尼比賽被人認為是一個技術的比賽，我個人認為也是一個誤讀。在我的概念中，世界上所有的比賽唯一不同的就是名稱，很多東西一樣。包括曲目、同一時期同一時代參加比賽的人、參加比賽的評委，都一樣。但得了帕格尼尼獎後，就被貼上了炫技的標籤。」

「我心目中常和人一樣，覺得帕格尼尼是個魔鬼，從技術上來說，當代很多小提琴家，甚至學生都可以很好地完成他的作品，但是你要想，他那個時代還是莫扎特的時代，是最淳樸的音樂的時代，突然之間有一個帕格尼尼橫空出世，帶來了小提琴技術上的全新革命。而且他的革命十分徹底，挖掘了小提琴幾乎所有的技術可能。過了那麼多年後，我們還是沒有開發出更多的可能性，全都被他用完了。所以這個人是一個劃時代的人。他的出現對於那個時代是個魔鬼一樣的存在。」

黃蒙拉說，自己的個性實際上與帕格尼尼相差十萬八千里。「他是一個非常叛逆、張揚、吝嗇、自私的人，而我很多方面剛好相反，是含蓄的、低調的、不張揚的。」因此拉起帕格尼尼的曲子，反而讓他有不一樣的體驗，「拉琴的時候我就和平時不大一樣。演奏的時候必須更少地放自己的東西在裡面，除非你和作曲家平起平坐，或是比他高明，那個時候你就可以放進更多自己的東西，我現在還是處於更重視表達，或還原作曲家的情緒和表現的階段。」

咖啡與主菜

今年，黃蒙拉帶來自己的最新唱片《帕格尼尼24首隨想曲》(Mengla Huang-Paganini 24 Caprices)，以成熟的姿態重新回到帕格尼尼。

「當年得獎後我就想錄帕格尼尼，但是沒有把握能夠錄好。古典音樂是一個漫長的路，我反而覺得不用太急，等真正準備好再拿出手。」黃蒙拉說，「24首隨想曲，外行會覺得技術上很難，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技術已經是最後考慮的事情。我反而是想，這24首隨想曲，



情緒很複雜，每一首都不一樣。當年我22歲，沒有辦法去掌握，等到現在，快10年了，其實這個唱片也是給我自己的一個交代。」

錄音在柏林一家小劇院「大師之家」完成，DG的資深錄音師麥拉德為了達到最好的效果，甚至把劇院裡的凳子都拆了。「讓我驚訝的是，所有的這些工作，錄音、剪接、混音……甚至每天幫我開場地門甚麼的，都是由這一個錄音師來完成的。很棒，他也是藝術家。為了音效，他把椅子都拆掉，讓我在台上試琴，他則一個人把幾百張椅子都搬出去，我想要幫忙他都不讓，因為不想我把力氣耗費在其他事情上面。」

錄音的過程其實一點不浪漫，黃蒙拉說，辛苦的程度就像每天開三場演奏會，精疲力盡。「真的會有拉不動的時候。有一天，已經錄了很久，晚上還要錄一個東西。錄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有非常難的技術，換指八度，不行了，我實在錄不動了，明天早上再來吧。每天錄6個小時、8個小時，錄音室在二樓，監控室在一樓，每次演完一首就跑下去，聽完再上去錄，太累了。」

不過出來的效果他很滿意，是出道以來最滿意的一次。

黃蒙拉之前的唱片，都是些小品類的作品。他形容演奏這些小品就像是調咖啡，雖然是小味道的不同，但也著實考功夫。「但我自己更想把心力放在更有意思的樂

曲，比如說舒曼、舒伯特，或貝多芬的奏鳴曲，這些東西更多用腦子，用心。但是小曲呢，是味道，就像不同的咖啡和不同的茶；奏鳴曲就像主菜，是牛排，非常難燒好。我個人更喜歡弄牛排，燒主菜，吃得飽的東西。」

但錄製大型曲目需要較高的預算，唱片公司也有自己的市場考慮。「這要慢慢來，隨着你名聲的越大，能掌握的藝術空間就越大，話語權也越來越大，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包括錄24首隨想曲，也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在柏林的場地來錄音也是我想要的。」

訪問中，黃蒙拉一直強調古典音樂是個很漫長的過程，急不來，只能慢慢來。好奇問他是甚麼星座，他說：「我是摩羯座，但我是很幻想的人，不過我知道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定要踏踏實實。」

原來如此。

最愛小提琴：《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本月底，黃蒙拉將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及《卡門幻想曲》。

時間：9月24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28363336, info@hksinfonietta.org

馮碩畫動物 反諷人類世界

文：李幼岐

2008年，馮碩經歷了人生的其中一個高峰：著名的紐約馬樂伯畫廊(Matlborough Gallery)舉行馮碩個展《寓言》。馬樂伯畫廊創建於1963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成全球知名的現代和當代藝術畫廊。能在馬樂伯畫廊舉辦個展的畫家，其水平之高，實不難想像。事實上，在馮碩之前，有幸在馬樂伯畫廊舉辦個展的中國畫家只得三位，即趙無極、朱德群和陳逸飛。換言之，在馬樂伯畫廊經營的前45年歷史中，能夠在該藝術聖地舉行個展的華人畫家，總共只是4位。

馮碩的另一個人生高峰，就是2011年5月至7月，在上海一個高級文藝沙龍舉辦的個展《動物莊園》。這次展覽具私人性質，並未面向大眾，受邀請來參觀者，均為藝術界、文化界及政界和商界人士。

筆者於5月專程飛赴上海，觀賞馮碩的個展《動物莊園》。是次共展出了40多幅大小不同的布面油畫，其中最大的一幅面積3乘5米，相當巨型。馮碩在「莊園」內安排了許多動物，有豬、狗、牛、馬、鵝、鶴、兔子、駝鳥、老鼠、狐狸、熊貓、長頸鹿等等，其中也有人，包括「胸前偉大」的美女，林林總總，組成了「動物莊園」。「莊園」之中，動物不但多，而且是主角，人（即使是曲線玲瓏的女人）雖然也是動物，卻成了配角。「莊園」中也有一些奇特的，甚至並不現實的動物，例如，有十幾個乳房的母牛、兩個乳房特大的狐狸（可能是「狐狸精」的化身）、正欲吞食美女的蛇、結領帶正在簽約蓋手印的癩蛤蟆等等。此情此景，不但令人覺得光怪陸離，還頗有一些玩世不恭的意味。

馮碩的畫雖然以動物為主體群，例如他在馬樂伯畫廊就展出過豬系列作品，但由動物世界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的世界，包括人世的真善美、樂與怒、笑與哭，但更多的卻是人間悲痛、不公平、不信任，以及相互的怨仇。藝術可以描繪歡樂，惟更多的則是反映痛苦。有日本文人說過：「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那麼，藝術是不是也象徵苦悶呢？馮碩的動物世界，是不是在哲理上對人世的不公和痛苦提出了批判或控訴呢？舉例說，馮碩筆下的豬，以其排泄物污染了水，破壞了自然美景，這是否折射出人類世界某些唯利是圖者犯下的罪孽呢？馮碩的豬系列、天使系列或其他作品，很多都有為地球村、為多數人振臂疾呼的涵義。

筆者在滬上文藝沙龍觀賞馮碩的個展《動物莊園》，感覺馮碩以動物為主角和主體的作品均極具創意。創意大抵是藝術創作生命力



《非失樂園》。布面油畫，500x300cm

的源泉。倘若沒有或缺少創意，不要說大師級、工匠級的名畫，恐怕只是普普通通的畫作而談不上任何藝術價值了。是故，傳世的名作少，無數的普通畫作則一一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

在《動物莊園》裡，有意義、有價值的布面油畫有好幾幅，例如《非失樂園》、《罪天使》、《樹上豬》等。筆者不揣冒昧，也不知天高地厚，對這三幅馮碩的佳作稍加評析。

《非失樂園》的創作靈感，相信來自英國詩人彌爾頓的長詩《失樂園》。彌爾頓取材自《聖經》，描述撒旦和一群天使反抗上帝，失敗後被打入地獄。撒旦為復仇潛入伊甸園，引誘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遭上帝逐出樂園。失去樂園，此之謂也。彌爾頓的《失樂園》，將撒旦當成是反抗封建專制的英雄。馮碩的《非失樂園》，是一幅大型油畫（面積15平方米），描繪的是一群豬和一個胸脯極為豐滿的女人。看這幅油畫的佈局，這是一個豬的世界，那個女人反而顯得可憐及微不足道。這是不是人類價值觀被扭曲的當代社會的寫照呢？又是不是嘲諷那些社會核心價值的破壞者是「豬」而非「人」呢？《非失樂園》所表達的意境及哲理，值得世人反思。

《罪天使》描繪的是一名有翼的天使，在向一頭坐着的驢子低頭懺悔。天使只是小孩，他會有甚麼「罪」呢？人之初，有「性善說」與「性惡說」兩種觀點之分。馮碩的《罪天使》，是憐憫天使？還是鞭笞天使？文學界有「詩無達詁」之說，藝術界也可能有「畫無達詁」。普通人心目中純潔無瑕可愛的天使，也有罪孽，要向一頭驢子懺悔，這樣的場景，充滿了反諷的意味。這是不是象徵甚或指摘人類原是「性本善」的道德的沒落？《罪天使》的畫面，確實含有深意，觀後發人深省。

《樹上豬》出諸馮碩這位北京人筆下，頗令人驚嘆。廣東人和香港人有「豬乸會上樹」之說，這句俗語言某事之不可能也。舉例說，廣府女性指「男人靠得住，豬乸會上樹」，意思就是「男人靠唔住」也。馮碩的《樹上豬》畫的是一隻站在樹枝上噙嚙笑的豬。不知道馮碩是否受了廣東俗語的啟發？把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也可以評之為一個「奇」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社會規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當代社會不正是有不少人「逆天行事」嗎？

馮碩的《動物莊園》，古怪離奇，映現社會。在馮碩的畫布上，反射出人間的公平和悲哀。馮碩說：「心裡沒有痛苦的人是可怕的。」馮碩並不可怕，他悲天憫人，因為他心中有對世界和世人的愛。那麼，讓他的這種愛在他的畫布上延續下去吧！

活動推薦

香港話劇團：脫皮爸爸

《脫皮爸爸》由日本金牌編劇家佃典彥創作，2006年獲得日本舞台劇界劇本賞的最高榮譽——「岸田國士劇本獎」。故事講述男主角人到中年，潦倒連環，竟然遇上有腦退化症的爸爸返老還童的離奇怪事，與從未認識過的父親相處、對話，甚至爭拗，讓男主角的人生觀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劇本由日本文化達人林沛濂翻譯，由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司徒慧焯執導，辛偉強、周志輝、高翰文、潘燦良、凌文龍等主演。

時間：10月22日，25日至29日，11月1日至3日 晚上7時45分

10月23日，29日至30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查詢：31035900, www.hkrep.com

城市當代舞蹈團：男語

四位獨當一面的CCDC男舞者將以編舞身份登場，呈獻四個風格迥異的奇幻短篇。陳宜今的《風吹草動》將舞台變成夢想中的樂園，被無形無色無相的風吹起的氣球仿如隨風吹散的蒲公英，無定向的飄浮帶來有趣的意象；林波的《反射》利用鏡子排成視覺八陣圖，揭示在現實中的種種虛幻；羅凡的《另一邊》用「好奇」作主題，把觀眾引領到充滿未知的世界。楊浩《沒有精神之精神》展現當代人每天準時執行的上班程式：當每一個人認為這是他們要追求的生活時，能否在這速度中找到內心的平衡？

時間：9月23日、24日 晚上8時
9月24日、25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查詢：23297803, info@ccdc.com.hk

竹韻小集：松庭流芳——趙松庭笛藝回顧音樂會

趙松庭（1924-2001）是中國笛壇上難得一見集演奏、創作、教學、科研等多方面專長的全能音樂家，對近代中國笛子藝術發展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2011年是笛藝大師趙松庭逝世十周年，竹韻小集邀請了趙氏其中3位最具成就的弟子，展示趙氏浙派笛藝的承傳及發展。節目包括趙松庭代表作《三五七》、《早晨》、《鸚鵡飛》和《幽蘭逢春》等。

時間：9月25日 下午4時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查詢：www.chineseflute.org

